

三姐梳個亂雞窩



抒情或敘事的兒歌裡，很多是傾吐婦女幽怨的，在重男輕女的年代，婦女心中的委屈特別多，說給誰聽呢？只有藉孩子的口發洩發洩罷了。尤其一個家庭裡的第三個女孩，往往成為揶揄的對象，在家中更是受盡奚落，朱介凡在“可憐的三姐”專題分析中云：“盜不過五女之門。”養女是賠錢貨。一般人家，養兩個丫頭，還勉強可以，到第三個女兒的出生，就不免起了厭惡……”我們聽聽這第三個女孩，在歌謠裡怎樣受歧視：

麻雀麻雀牆上坐，
噤哩咕嚕罵那個？
罵你的兒子會當家，
罵你的女兒會繡花，
白日裡繡的鳳展翅，
夜裡繡的牡丹花。

牡丹花上滴點油，
三個大姐塞梳頭，
大姐梳的盤龍髻，
二姐梳的黃鶴樓，
只有三姐不會梳，
梳的一個亂雞窩。
亂雞窩裡一個蛋，
爹要吃，媽要看，
婆婆要留給么姑下早飯。

〈湖北〉

以梳頭嘲笑三姐，盤龍和黃鶴樓都是高貴的象徵，這種髮髻只配梳在大姐、二姐頭上，難道三姐就真的梳不出這種髻嗎？雙手不可能笨拙得梳成亂雞窩，只因打歧視的心眼看來，梳得再好，也看不順眼，也是亂雞窩。後面又岔接一段趣事，亂雞窩裡還讓母雞生了一個蛋，這頭髮有多亂、有多難看，可想而知。

文：馮輝岳

圖：林慧蘭



知，調侃到了極點。么姑也是女的，却受到婆婆的喜愛，怪只怪她是“三姐”

月亮堂堂，姊妹雙雙，
大姊嫁啦上塘，
二姊嫁啦下塘。
三姊無人要，
抬頂花花轎，
抬到城隍廟，
和尚看見豁虎跳，
道士看見笑哈哈。

〈江蘇〉

女兒養大了，出嫁得賠上一大筆嫁妝，大姊、二姊還風風光光嫁出去，幫她們找了好對象，三姊因為自幼遭家人另眼看待，她的婚事家人也懶得管了，父母不關心，媒婆也不會找上門來，可憐的三姊，只好躲在房中暗暗嘆息，婚事就這樣一拖再拖，怎麼辦？嫁没人要

，嫁給和尚、道士好了。這首歌謠未免太傷三姊的心吧？

也有嫁出去的，但那是嫁到怎樣的地方呢？

皂角樹，皂角枒，
皂角樹上有一家，
有個兒子會寫字，
有個姑娘會剪花。
大姐剪的靈芝草，
二姐剪的牡丹花，
只有三姐不會剪，
關在房內紡棉花，
一天紡得三丈三，
拿給哥哥做被單，
哥哥心不平，
拿我妹妹嫁在苦竹林，
白天吃的苦竹飯，
晚上吃的苦竹根。

〈貴州〉

前面那首說的是梳頭，這首說的是剪花，手藝最差的仍是三姐，剪花可算一種藝術，大姐、二姐得到偏愛，才有閒情剪靈芝、剪牡丹；三姐却要做紡棉花的苦差事，更令人氣惱的是，把三姐嫁到遠遠的窮鄉僻壤，山又高，水又深，生活不便。苦竹林，是雙關語，泛指謀生困難的地方，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，嫁在苦竹林，只有吃苦一途。

三姐的可憐遭遇，許是中國舊社會婦女共同的寫照，這些歌謠留下了寶貴的見證，除了前舉的梳頭、婚姻、剪花以外，歌謠中調侃三姐不會的事情可真多，像插簪、戴耳環、插花、穿衣、穿鞋、騎馬等等，只有三姐不會，三姐插的是爛簽，戴的是爛芽菜，插的是南瓜花，穿的是破蓑衣、破草鞋，騎的是樹叉巴，可憐可笑又令人同情，正如其中一首中的一段所說的“破蓑衣，破草鞋，泥鰍配上爛芽菜，南瓜花，樹叉巴，笑得月亮打哈哈”。